

让曲艺生出更多“金灿灿”的果实

——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

□ 本报记者 于国鸣

孙立生引用阿富汗诗人亚辛写过的一首诗，表达自己对繁荣发展曲艺艺术的一些思考，“我们知道了/无知会带来的后果/该是打开窗子的时候了/透过窗子/阳光正在闪耀。”诗很平和，但能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与经历有关的联想。

打开窗子，就能让一切呈现在阳光之下，包括那些平时看不见或者并没注意到的问题。作为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很愿意“打开窗子”，把自己对曲艺艺术的一些思考和想法毫不遮掩地拿出来。他认为，曲艺要成长发展，根本上还是要写好“人”的文章，从事曲艺艺术的人的素养高低，决定着曲艺的未来，而曲艺人的成长，受环境影响，也有赖于自身的提升，“就如同土地与种子，一方面沃土才能让种子更好地生长，另一方面，种子也要不断地自我进化提升质量，才能提高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让自己成长为“良种”

记者(以下简称记): 艺术首先要依靠人才。在曲艺中，人才的因素是否也居于这样的核心位置?

孙立生(以下简称孙): 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什么样的种子，生长什么样的果实，所以人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其从事的艺术的品质、高度。包括曲艺人才在内的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乃至所有门类艺术的人才，都可以比喻为“种子”，而每一颗种子都应努力让自己成为一颗适宜土地上的“良种”。

记: 怎样才能成为“良种”?

孙: 一是争取，二是汲取。

先说争取。在我的理解中，争取不仅指主动或热情，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里，“争”也是其“成长”、“进取”的前提与保障。靠“娇生惯养”、“百依百

顺”，种子不会长成栋梁之材。另外，“争”和“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竞争，没有争论、争辩，就不可能有所获取。争，有益于提升种子成长期的免疫力。当然“争”也要讲方式方法，而且要与人为善，不是那种恶意的“争”。

再说汲取，对于“种子”成长的意义更是不容小觑。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汲取各种养分，自然会长得更加茁壮茂盛。

我们再转回来谈曲艺。在我的印象里，曲艺“种子”对营养的吸收，似乎有些“单一”，曲艺人更习惯在身边的江湖小圈子里徘徊。事实上，曲艺“良种”的成长，当然也非常需要多方面的营养。一个合格的曲艺家首先要熟悉、掌握文学艺术的共性，其次才是熟悉、掌握曲艺艺术的个性。它们之间是有先后顺序的，前者是基础，后者取决于前者。

曲艺界凡是有出息的艺术家的，即使没有学历，但个个都具有强烈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他们的成功也无一不是受益于广收博取，终能厚积薄发。山东的相声演员唐爱国，13岁当兵而未曾踏进中学的大门，但他靠着积极、广泛、长久地“汲取”、“博取”并不间断地“进取”，如今既是享誉曲坛的相声名家，亦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名流。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天我去姜昆家，看到他一个人抱着个录音机学习英语。之后我曾以其为例教育曲艺后人，不曾想有一位年轻人听后笑了：“说相声的学英语，这之间的距离也太遥远了。”我说，曲艺属于中国，但文化却属于整个人类，没有跨地域的胸怀，便不会有登高望远的自信，更不会有纵横捭阖的气度和魄力。

把环境变成合适的“沃土”

记: 可种子的成长，即使是良种，也还要受环境，包括土壤等因素的影响。

孙: 的确如此，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

么样的种子。就曲艺而言，环境决定曲艺形式的生存、命运，所以要努力把环境变成适合曲艺生长的“沃土”。

记: 什么样的环境才可以称作“沃土”?

孙: 我觉得称作“沃土”的环境，应该要适应，还要适时。

很多人将“适应”等同于“热情”，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比如，我们现在习惯把一些地方称之为“曲艺之乡”，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曲艺活动“频繁”、“热闹”。我认为这么理解还是太表面。我认知里的“适应”，更该是一种清醒与理性，一种有益于“种子”成长的、恰到好处到适当的。也就是说，要为优秀曲艺人才的发现、成长，提供一种长远的、良性循环的环境，才应该是“曲艺之乡”真正的应有之义和发展之本。

遗憾的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误读。比如经常错将“过程”当成了“目标”，往往把“活动”等同了“发展”，因此便经常有拔苗助长的现象出现。

所谓适时，则是指一种“度”，如同土地与风霜雨雪的关系，少了不成，多了成灾。只有让曲艺种子成长中感到适意，得到尊重，获得尊严，曲艺沃土才名至实归。

记: 怎样培养成为沃土的环境?

孙: 首先曲艺人要注意自我净化提升环境。我曾经组织过多次公益性曲艺演出，面对数以万计观众的热闹“围观”，不少名家也很兴奋，于是经常“用热闹去迎合热闹”，临时改节目，改戏词，把原定演出的“经典”改成“时尚”，将“深刻”易为“平庸”。于是乎，相声《反正话》、山东快书《傻子相亲》等，成了这些名家参与公益活动的“家常菜”，导致“以俗为俗”，形成水往低处流的恶性循环。这是需要高度注意的。

另外，曲艺演员也要注重自我提升。一个合格的现代曲艺人理应是理论、表

演、创作“三项全能”，否则，至少是个“瘸腿”曲艺家。搞理论的不熟悉表演、创作，很容易让观点流于不切实际，文字也会缺少鲜活与灵气，如此，怎能与曲艺自身的天性和谐、融洽呢?搞创作的不会表演、不学理论，观念只能跟风走，舞台感觉顶多是“隔皮猜瓜”。搞表演的若不研究理论，不擅长创作，上台便会缺少理直气壮的自信，个性发挥亦休想达到淋漓尽致、挥洒自如的境界。

“有意思”还要“有意义”

记: 有一种观点，听曲艺节目，只要搞笑就可以了。这种理解对吗?

孙: 曲艺节目当然是需要给观众带来笑声的，但绝非不讲品位引人发笑就可以。让人笑，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义。凡是曲艺史上的“常青树”，无一不是靠着将“有意思”和“有意义”巧妙、有机融合的作品而成为经典。

今天的很多所谓“好曲艺”，就是以“笑声”来评价的。如此，“曲艺艺术家”不知不觉中已经被“笑星”取代了。当个“笑星”，从哪方面看都不错，观众多，收入高。有时我便在心底“绕口令”似地自问自答：是这些人的笑声成就了笑星?还是笑星的“成功”给了这些人笑声?这些根本问题说不明、弄不清，谈曲艺发展或许就流于“空对空”……

其实，20世纪30年代，面对“笑剧”的盛行，夏衍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用闹剧的方式来接近观众，这并不值得非难，而问题却在……接近了观众之后，传递给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可以使他们滋养的食粮?是可以使他们解渴的饮料?是足以使他们振奋的药剂?是既不滋养也无毒害的糖果?是暂时感到兴奋而最终可以伤生命的鸦片?”今天来看，仍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曲艺界人士好好思考。



□陈方明 唐志琦 报道

沾化“葫芦头”戏重放异彩

日前，在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小蔡村，83岁的村民鲁德良在讲述当年“葫芦头”戏演出盛况一时的场景。据了解，“葫芦头”戏俗称“推葫芦头儿”，是沾化独有的一种地方特色戏曲，距今已有146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演出中断。为保护传承这一民间艺术，小蔡村发动鲁德良等一批当年的老艺人整理剧本、制作道具，并指导村里的文艺爱好者进行排练，利用春节、元宵节和农村消夏时间演出，将尘封三十多年的“葫芦头”翻出箱底推向大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王昭脉 报道

日前，在胶州市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上，胶州八角鼓传承人在演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胶州八角鼓，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曲艺之美根植于每一个普通日子

曲艺传承要做好“人”的文章

□ 王伟

日前，省文化厅在济南举办“齐鲁非遗大讲堂”培训班，邀请专家对全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培训，以提高传承的技艺和水平。在传统舞蹈、传统曲艺和传统体育类非遗传承人培训班上，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孙立生就山东曲艺的现状、存在问题、问题成因及解决办法，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我省传统曲艺保护与传承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孙立生从事曲艺工作多年，对很多深层次问题都有着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点，有些观点还特别有锐度，比如，他认为曲艺是“过日子”的“美”，山东传统曲艺的传承要做好“人”的文章，这些观点对从事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人来说，都非常值得借鉴思考。

追寻本源，曲艺是“过日子”的“美”。孙立生认为，曲艺就是“过日子”的文化；山东曲艺的本源，来自于山东民间传统岁月中流淌的美。他谈起的看似平淡的几件往事，事实上突破了对“美”的传统评判，重新审视了美的辨别

标准。

作为山东曲艺之美，美根植于每一个普通日子，美之本源在于山东民间自古以来“过日子”的胸怀与气度、仁爱与善良、自信与坦诚。朴实的“过日子”的文化，哺育了我省民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滋养着山东曲艺的成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层面也有意象相通之处。作为一名曲艺工作者，也是一名当代文化的践行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理当尊重、厚待并继续承民族文化中“美”的传统品格，实现美好民族心灵品性弘扬与民族文化遗产事业传承的自然结合。一方面重视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挖掘，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民族传统、地域特点和人文习俗等历史美的考证；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美德准则、保持地域民族文化的原真性的根基上，脚踏实地地推进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传承、人才培养、合理利用与创新发展，尤其应重视接班人的德行“美丽”的传承。

立体剖析，传承之路上有三个“视而不见”。孙立生认为，能把准老祖宗“脉”的只能叫曲艺艺人；能把准观众、把准市场“脉”的才叫曲艺艺术家。但

凡功成名就的曲艺艺术家，都以服务观众为己任。当然，这里的“观众”是平等的，不分官民、不论多寡、不谈贫富。艺术家不以皇权贵胄演出为名，反以百姓叫好为荣，所谓“以民为天”。可见，大众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是当代文艺工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传统曲艺在内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足之本。

然而，在传承发展曲艺的道路上，却常常在三个方面有所忽视。首先，是对“博”的重视。孙镇业、唐爱国、刘延广等知名曲艺家，无不虚心学艺，博学多收。厚积薄发，这是一种必然的发展逻辑。仔细分析起来，非遗的一点一滴，都是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联系生长在一起的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这就决定着在非遗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中，要高度重视知识的积累。博，才能大，才能不拘谨，才能有气度。

其次是对“己”的认识的近视。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了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如尼采所言，“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在非遗传承中，“己”不仅仅是从业者对自我的认知与反思，对技

艺本身的求知与溯源，还包括技艺所服务的受众群体、技艺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的市场前景等等。唯有将知识的追求同自我认知相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己”人，从而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拓展知识结构，提高技艺水平。

还有一点就是对“人”的研究的漠视。非遗事业是对传统民族技艺的传承，更是对优秀民族精神的沿袭。“从艺先做人，学艺先做人”，对每一位非遗传承者来说，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强，依赖于每个人对“人”不同的感知与践行。所以，每一位传承人都应细心研究“人”的内涵，学习子路“闻过则喜”的精神，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研究，不断反省，不断成长。

由此，才能够回归本体，写好“人”的文章。判断一种曲艺形式的兴衰、高低，需要看它代表性人物的素养与境界。换句话说，某一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发展水平高低，取决于它的传承者的理念、学识与能力。曲艺也不例外。孙立生认为，写好“人”的文章才是曲艺成长、发展的根本。

(作者系聊城市杂技团工作人员)



□董乃德 报道

日前，滨州市举办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技艺展演，来自全市的21名传统戏剧、曲艺类项目传承人表演了各类精彩剧目，23名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传承人展示了布老虎、酸浆豆腐等制作技艺，让市民充分领略了非遗项目的传统魅力。

郑新文与演艺企业管理者分享香港艺术管理经验

政府由管理者变为“推动者”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综艺合家欢……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每年都会在香港轮番上演。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桥头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回归之后文化艺术的发展环境如何?香港正以何种政策及架构保障文化艺术的繁荣?近日，在济南举办的“全国演艺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培训班”上，香港教育学院艺术管理教授郑新文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企业管理者分享了香港艺术管理的经验，很多观点让与会的演艺界人士很受启发。

清晰的文化定位

“在一个拥有780万人口的城市中，能让将近一半的人参与文化艺术活动，成绩是非常明显的。”郑新文介绍说。

这一论据有准确的数据支持。据2011年香港艺术界年度调查报告显示，香港每年举行超过6400个不同的文化与艺术活动，平均每名香港人一年到访剧院或音乐厅0.45次。2011年，文化艺术活动共吸引342.2万名观众，累计全年票房收入达3.9亿港元。“据我所知，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文化艺术的繁荣

超过内地很多城市。”郑新文说，“这与香港政府支持文化艺术的立场和高瞻远瞩的国际化目标息息相关。”据悉，2011年香港文化艺术活动中，有78%的演出由公共资金资助，44.5%演出获得场地租金补贴。

据郑新文介绍，早在2003年，香港文化委员会的报告明确了香港的文化身份及位置——确认香港文化主要来自中华传统文化；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定位应以本地文化为起点，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根源，同时具有世界视野；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要成为中国最能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大都市。

正是这样的一种清晰的文化定位，让香港不断接近国际文化大都会的目标。“目前，香港政府鼓励市民参与文化艺术和发挥个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潜能，支持保存及弘扬传统文化，同时鼓励艺术创作和创新，为文化艺术多元及均衡发展创造了环境。”郑新文说。

政府扮演何种角色?

在演艺企业管理者看来，政府在文化艺术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诸多资金、项目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据郑新文介绍，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取消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后，将其文化艺术方面的工作和功能交给新成立的康乐文化事务署(简称康文署)接手。如此，隶属于民政事务局下的康乐文化事务署与香港艺术发展局成为政府文化管理的主要机构。“康文署管理香港大部分文化场地，负责主办文化节目，同时负责观众扩展和开展艺术教育。香港艺术发展局是就艺术政策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法定组织，同时开展多项资助计划，并负责香港艺术界年度调查。”

郑新文进一步解释：“但改革是随时进行的，2006年表演艺术委员会向民政事务局局长提供建议报告，主张政府应由担当管理者的角色，逐步转变为“推动者”的角色。政府接受该报告建议，成立了节目发展委员会、六个演艺小组和场地伙伴计划委员会。”自此，节目发展委员会和六个演艺小组主要负责审议并通过康文署的节目编排策略和方向、资源分配以及每年的节目计划。曾参与场地伙伴计划委员会工作的郑新文评价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香港艺术场地紧张的局面。”

尚欠缺鼓励民间参与的环境

郑新文认为，在香港，政府保证艺术表达的自由，通过委员会作出艺术和政策决定，大部分文化艺术活动和院团获得政府资助，使票价保持在低水平，这些都是香港艺术生态良好的方面。但他认为，尚欠缺一个鼓励民间参与文化艺术发展的环境，也是一个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

郑新文说：“香港政府直接参与场地的管理，主动节目，社会对文化艺术活动的捐助不多，中介机构不发达等原因，使香港欠缺了一个鼓励民间参与文化艺术发展的环境。”

“由节目发展委员会和六个演艺小组负责审议并通过康文署的节目编排及每年的节目策划，可以被理解为某种程度的‘企业管治’。但在设施或服务，例如节目主办、票务等的运作上，并没有鼓励‘民间参与’的具体计划。”郑新文在分析原因时说，“香港现在所缺乏的，正是鼓励更多民间机构与个人担任艺术中介者的有利环境。”

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郑新文认为，应该鼓励更多节目主办者出现，提高竞争，必有助于建设更健康的环境于香港的文化艺术活动；长远来看，政府资助的文化活动应该提升成本效益，逐渐减低补贴率，一方面让私营机构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让市民习惯承担享受文化艺术活动的成本。

德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

将来济演出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山东省会大剧院特邀德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来济举办公开课，并希望接触音乐的家长及孩子们，分享德国音乐教育经验。讲座之后，乐团将奉献精彩绝伦的德式音乐大餐。

德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被称为“德国最年轻的顶尖交响乐团”，被誉为欧洲第一青年交响乐团、顶尖乐团。乐团成员平均年龄只有不到19岁，这支成立于1969年的乐团和大名鼎鼎的柏林爱乐乐团一直以来保持着亲密关系，柏林爱乐的许多乐手经常参与该乐团的教学活动中，为这些14至19岁的小音乐家们传授经验。乐团共培养了535名职业音乐家，81%的毕业生成为了职业音乐家。

作为德国唯一国家级交响乐团，德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以其一流的素质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着德国这一音乐强国的专业水平，作为德国政府的“文化名片”在世界各地举办交流演出，已经在27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成功举办过音乐会。

普通驾驶员推出诗集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司机诗人”王强创作的诗集《悄悄滴落的心雨》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诗集共收录诗歌127首。

王强作为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机关的一名普通驾驶员，喜欢写作，工作之余始终不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他的作品多次在《中国文学》、《当代散文》等报刊发表，并在各类诗歌大赛中屡屡获奖。